

黑色的7月28日
黑色的唐山 废墟中侥幸生还的五名孤儿
他们的人生将如何开始……
这些在世上 已无任何血缘意义上的
亲人的孩子们的生活轨迹 情爱悲欢
部分经由军营来融会
她们健全心志的芬芳 她们完整人格的力量
他们光华之梦的凯旋
使我们体悟到
中国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和人类价值
是怎样的具体而微 是多么历久弥香
……

凯旋梦

张惠生◎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凯 旋 梦

张惠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凯旋梦/张惠生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33-2090-3

I. 凯…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1692 号

书 名: 凯旋梦

作 者: 张惠生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392 千字

印 张: 14.125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090-3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 张惠生，现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一级作家，1968年入伍，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作品曾获第一届“夏衍电影文学奖”评委会奖、第五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三届、第四届、第七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二等奖。

内容简介

黑色的7月28日，黑色的唐山，废墟中侥幸生还的五名孤儿，他们的人生将如何开始？

小说主人公是1976年地震时被部队收留的孤儿，后来又成长在这支部队，从士兵到连长。他遭遇到的军营现实是，现代作战和现代化武器装备，对传统上简单的吃苦耐劳、苦练本领、争强好胜等提出了挑战，军人素质中必须添加进诸如知识、理性、专业精神这样一些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人人都面临着挑选和淘汰。同时，他和后来牺牲于扫雷的连长李大明、副团长隋武、师医院军医林岩等人，又都尽力提携着另外几个唐山孤儿的成长，牢固的感情，不是血肉胜似血肉的生死因缘，都在经受变化中的军营的考验，作品中细腻的、近乎甜蜜的悲欢，因此而成为格外感人的隐秘力量。

作者张惠生是当年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首批进入灾区抢险的军队医务人员之一，他始终留心这些在野医院的帐篷内得到了庇护的孤儿们的成长及命途，并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以文学形式再现他们生命故事。这些在世上已无任何血缘意义上的亲人的孩子们的生活轨迹、情爱悲欢，部分经由军营来融会。她们健全心志的芬芳，她们完整人格的力量，他们光华之梦的凯旋，使我们体悟到中国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和人类价值，是怎样的具体而微，是多么历久弥香。

责任编辑·殷 实

封面设计·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龙丹彤

责任校对·马 涛

岁月带走了很多记忆，但也使一些陈旧的记忆越发地清晰，母亲惨死在那一瞬间，她死的那个位置我不会忘记。我从颠簸中醒来，一切都变了，母亲倒在我的床边，我再也没能把她唤醒。母亲是在外屋睡，我和祖母是在套间里睡，灾难降临时母亲怎么不往外跑，反而跑到这套间里来了？这使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母亲，但这也是和母亲的永别。我听到了父亲手腕上的表还在滴滴答答地响，可再也没了父亲的声音，这就是后来我为何不能在宿舍挂钟表的原因，那声响常会把我引入噩梦。

我这背上的伤是烧伤，那时家家厨房中都有一个封着火的炉灶，被埋入倒塌房屋中的炉火又蕴出新的劫难，血色的火苗带着烟从缝隙中流进来，我看到了被压死在砖墙下的祖母露出一只手，我记得我是惊恐地抱着一条桌子腿。

恍惚之中，断窗架处被砸开了一个洞，火呼地一下烧大了，火光中我分明看到披头散发的母亲飘然而来，她喊：“快走！”真的是母亲的声音，她把我往外拖，一团火从眼前扫过，她惨叫一声，挣扎着出来，就在地上痉挛着哀号着。她的脸被烧伤，眼睛怎么也睁不开了。我这才发现她不是母亲，是一个街坊陈刘氏，以前给我的印象只是她儿子学习出了名的差，从十几岁起就退学拉起了平板车，我母亲说过我不好好念书长大就得跟他一样套上绳子拉车。在命运使陈刘氏成了我的又一个母亲之后，我才知道那天夜里的事：她和全家在熟睡中听到有人敲门，说魏家媳妇临产想用平板车把她送医院，陈刘氏和儿子就起来，儿子本来也出了门，可又回屋拿垫子，灾难就到了，她还听儿子喊了一声：“打过来了！”全家只有陈刘氏幸免于难。她是最早在这儿救人的，救出不少人，其中有那位产妇和婴儿，一根檩条砸在产妇身上，婴儿就出生了，他真的是和地震同时降临，他生日好记，是7月28日。

听到陈刘氏的惨叫，有一个壮汉子冲了过来，不知怎么穿着一件大花衣裳，样子很吓人。一听声音我就知道他是老田，是下煤矿的工人，他不知从哪里将就了一件女人的褂子裹在身上。他也是陈刘氏挖出来的，他慌张地问陈刘氏怎么了，陈刘氏问他：“你家出来几口了？”

老田说：“我喊他们，都应声了。”

陈刘氏急了：“那还不快点。”

老田像疯了一样挖他的家人。

陈刘氏在地上摸，摸她的那把斧子，她就是用那把斧子砸开我们家的窗户架，在那个时候有一把斧子，就能多换几条人命。我拿到斧子，什么也没问，就给老田送去。老田手里只有一根捅火炉子用的铁棍，他抡起一块石板，想砸出墙洞来。我给了他斧子，他就朝里边喊：“藕荷，你别哭，这就快了。”

藕荷是老田的女儿，我能听到她在不停地喊爸。很快那墙上就砸出了一个小洞，她就在墙边，一看到那个小洞，她的哭声就更大了。老田问她伤着了没有，女儿只说害怕。老田又赶紧绕到另一边，喊他儿子，他儿子叫大青，比我大几岁。儿子在里面没有回音，老田更慌了：“刚才他还叫我了，还喊疼，怎么就没声了呢。”他们拿了斧子在那边先去救儿子，他估计女儿先不要紧。

藕荷见外面没动静，就大声喊他的爸，越是喊，他爸也越是觉得她能挺得住，就对女儿喊：“我就来，我先看看你哥怎么样了。”

藕荷哀求说：“别把我扔在这儿，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朝着那洞里看，什么也看不到，就朝里边说：“别哭，我来救你。”于是我听到她声嘶力竭的哭喊，嗓子早哑了。我用那根铁棍在小洞口撬砖，费了好大劲，就撬下一块砖来，里面哭声就停了，我觉得很有希望。就跟她说话，她什么也不说。这时候她又动起来，脚下颤动，废墟上的砖头瓦片哗啦哗啦往下掉，我自己也吓得怪叫，灾难又来了，我就像一下子又回到了倒塌的房屋里，这下藕荷肯定活不成了。平静后，我喊藕荷，看她是不是给压死了，可是没了动静，我也不敢过去，那洞口好像是一个血盆大口。

终于我看到了有一双小手伸了过来，手上血糊糊的，她在一下一下地往外爬，身上没有衣服，全是灰土，到处是划伤，膝盖磨得不成样子了，可她好像不知道疼，明明出来了，她还是在废墟上爬。我说：“出来了，没事了。”又问：“你能站起来吗？”她都不回答。

老田把他的儿子大青从那边抱了出来，大青就是不睁眼，老田还从他嘴里抠出不少泥土。我过去说：“你家藕荷在那边。”他过去把女儿抱起来，女儿淡漠地看着他，傻了似的。他还对我发火说：“陈刘氏怎么不见了，你怎么不管她？”

老田把女儿放下来时，女儿就站住了，还走了几步，腿一点没坏，见了她的母亲就开口说话了：“爸爸他不要我了。”

大青躺在那儿也睁开了眼，眼睛也没事。我在一边看着他们全家很幸运，老少一个都没少，可我自己的家就剩了我一个，我就在一边哭起来，没人来过问问我，老田又走了，还是拿着那把斧子，在这个时候，到处都能听到废墟里的呼救声，只要能多救出一个人来，那这个人就能救全家，救一个就等于救好多人，老田他们都顾不上别的了，那时候就没想到给女儿找件衣裳。

我知道陈刘氏在哪儿，没有绕路，从废墟上翻过去，就是陈刘氏的家，实际上哪里还有家呢，她就守在那里，地上一床被子，下面盖的想必就是她死去的儿子，她坐着一动不动。

人们当时都傻了似的，不知谁说还是到路边去吧，会有救灾的车来，会有大夫来。我们都移到一个路口上，陈刘氏也被老田背到路口，那里有好多伤员，谁也不理谁，有一个疼痛得喊叫，声音很难听。水很难找，自来水是一滴水也没有了，人们就在自来水管道路那儿挖了个洞，挖到下面的大管子了，就砸开，里面就有积水，那么多人一拥而上抢水，其实能过来抢水的大多也不是自己喝，孩子啦，伤员啦，都急需要水。有个小伙子连推带搡往前挤，说他是老四，老四很出名，他爹是这一带的革委会主任，但他还没拥挤到跟前，就被人一拳打倒在地上了。有个女人给陈刘氏端来半碗水，那就是半个碗，她不是陈刘氏救出来的，可救她的人是陈刘氏救的，

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里不少人把陈刘氏当恩人看。

轮到后来打水的，是用毛巾在那管道里蘸了，再往碗里拧。看来那里的水也就要没了。

那位产妇没能等到部队来就不行了，她还问了一句：“是不是车响？”老田从游泳池提来一桶水，产妇已经死了，她两个手指头还是呈剪刀样子，人们说她是想求大伙给孩子剪脐带，可是哪里能有什么剪子呢。

我想看看婴儿是不是也死了，掀开那块席片，看到好多苍蝇，也就在这时地又剧烈颤动起来，地下轰隆轰隆地响，我还不知道这叫余震，以为要天塌地陷了，以为地会裂开把人们吞下去再合上，我惊叫一声就跑起来，记不得是谁把我拦住弄回来的。我懵懵懂懂，见那个被砸坏了腰刚刚还喊撒不出尿来的老头也直挺挺的了。老田在煮电线，说要用抽去铜丝的电线给那些快憋死的人们导尿，老田那样子也很可怕，我一直躲着他。

好多军车开过来，还有一辆画着红十字的救护车，救护车被人们包围，车上净是缠着绷带纱布的人，人们拥上去砸门敲窗呼救，我从席片下抱起了婴儿和连着的长长的脐带，医生看到了就打开门跳下车来，但却被几个人揪住要他去救什么人，医生简直要被撕碎了。又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女兵，一看婴儿就喊：“还能活！”她把婴儿递上车，又看那产妇，人们说产妇死了，那个女兵好凶：“胡说，婴儿还好好的她怎么会死。”

医生查看了产妇，无奈地站起来，女兵伸手竟想抬产妇，医生火道：“你怎么不懂事！”医生看了看陈刘氏被烧伤的脸，叹道：“不抢救怕是要失明了。”可是车上的人已经满了。车门关着，围着的人都在敲车门。老田扶起了陈刘氏，对人们说：“让陈刘氏上去吧。”

这句话很管用，当即就有几个人让开了路。有人扶着个断胳膊的老头，那人见车门不开，拿起砖头，说：“上一个也得让我爸上去。”话一出口，就听几个人喊：“打死他。”老田拼力把陈刘氏推

上了救护车，又把我也往上推，对我说：“上去你就有水喝了。”又朝车上喊：“别把他丢下，这是她儿子。”

我很不高兴他这么瞎说，更不想上车去，我是被老田推上去的。

医生探出头来对那里的人们说：“我们在凤凰山公园建帐篷医院，伤员可以送到那里去，我们的军用卡车也要来，伤重的送飞机场，转到外地医院去。”

他在说话时车就开了，我看到路边那么多伤员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这辆救护车。

那个女兵在车上还在落泪：“这孩子的母亲说不定能救过来，我还见她动了一下。”

医生说：“你把孩子抱稳点行不行？”

一个年轻的军官说：“林岩啊，这个婴儿以后你负责照管。”

就这么一句话，女兵立刻不哭了。

从那以后我知道她叫林岩，我称她林阿姨，那年她十八岁，是师医院的卫生员。

师医院在公园搭起帐篷收治伤员，部队挖掘出来的很多小孤儿也送到这里。那个刚出生的婴儿，还没有过名字，医生在填写病历时顺手写了个“小抗震”。一位出生不满一个月的男孩肯定是有过名字的，可是没人能知道了，他的父母是谁，他的生日是哪天，这一切都被地震带走了，医生在他的病历上填的名字是“小救灾”。无法知道姓名的婴儿多了，就索性排列了“救灾二号”什么的，有个八岁的孩子，他说他叫王胖三，接下来收治的一个小孤儿就成了小胖二，有个小女孩儿，十来个月的样子，名字是按特征起的，叫小酒窝，卫生员迟红红分工照看小酒窝。这些名字都写在白纱布上，把白纱布分别系在婴儿的手腕上。

我们住在一个大帐篷里，别的帐篷里的孩子归另一个班照料，给我留下印象的不多了，记得有个小孩儿叫小四牙，在他第五个小牙长出来时，就给他改了个名字，可我们还是叫他小四牙。那个被

称为小孙的，是一只受伤的猴子，猴舍倒塌后猴子们跑散了，常来师医院抢水喝。

“小救灾”是一辆军用大卡车送来的，一个兵抱着个婴儿从驾驶室出来，大声问师医院在哪儿，其实旁边那帐篷就挂着师医院的牌子，还有个很大的红十字，他竟然看不到，见了卫生员石英就喊她医生，让她赶紧救救孩子，显得又愣又笨。婴儿很干净，不像个小灾民，仔细检查了，没什么事，只是有点失水。倒是那个兵浑身不成样子，像是刚刚被挖出来，衣服刚破了好几处，头上还带着血。医生怕他伤口感染，就给他处理，一看伤口很大，像是张着嘴，就说得缝合。那个开车的驾驶员也进来了，医生说：“你们送来的到底哪个是伤员？”

驾驶员说这个孩子是从一座倒塌的楼房里挖出来的，这个兵是下去救孩子受的伤。大家对这个兵就都尊重起来，给他填写了病历，姓名是李大明，他是一连的。这个婴儿是个光头，临时起的名字是“小救灾”，后来就叫他光头小救灾。来了个卫生员，先要给李大明把伤口周围的头发剃掉，然后才能缝合。卫生员让他别动，可他老是扭看这边，好像是怕医生偷走似的。医生只让石英给孩子喂点水，就去看别的病人去了。

石英把孩子交给迟红红，去提来了开水，林岩也来了，手里提着一袋奶粉，兴奋地说：“看，这是什么？”

迟红红也兴奋道：“哎呀，奶粉。”

在这个时候就能找到奶粉，是很不容易，我第一次见林阿姨笑。

石英又唧唧呱呱地说：“有个老太太还从废墟里挖出了不少没砸坏的鸡蛋，都给咱们的孩子送来了。”

迟红红用小勺给“小救灾”喂水，可是孩子太小了，水顺着小脖颈往下流，尽管小心翼翼，还是把小家伙呛着了，还会咳嗽，小脸蛋也憋得通红，石英就赶紧拍打背后。

李大明当下就火了：“你们会不会喂孩子，嘻嘻哈哈的，那是个活人，不是你们玩的布娃娃。”

迟红红才不怕他呢，还击说：“我们当然不会喂孩子了，你会吗？你当过爸爸吗？”

石英赶紧解释：“孩子这么小，得用奶瓶，我们有的是葡萄糖瓶子，可是没有‘奶嘴儿’啊，在这些废墟里找到个‘奶嘴儿’太难了，我们出发时哪想到带这个，你那战备包里带奶嘴了吗？”李大明说：“我们送他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喝你们的水，你们的医生呢？看病看得潦潦草草。”

迟红红说：“医生检查过了，小孩一点都没伤着。”

李大明站了起来，火道：“胡说，他在他母亲的怀里，他母亲给砸死了，他怎么能一点没受伤，外伤没有，内伤呢？为什么不详细检查，你看看肚子这边鼓的，会不会内出血？你看这肋骨，一捏，他就哭，会不会是骨折了？”

林岩冷笑一声：“你看你那手，铁钩子似的，你捏他，他能不哭？”

李大明就上纲上线说：“你说我们劳动人民的手是铁钩子？你呢，娇小姐的手，是软面条。”

林阿姨就抹起泪来，迟红红说：“给他们团长报告，叫他们来领人。”

那个驾驶员也闻声进来，劝道：“算了，李大明心情不好，受了刺激，原谅他吧。”

林岩说：“受了刺激到我们这儿干吗？我们医院没精神科。”

驾驶员也火了：“你这个女同志怎么能说话？你现在就像我们的李大明道歉。”

林岩说：“不道。”

石英劝了一句：“道了算了。”

林岩说：“要道你道。”

驾驶员说：“好，我这就去找你们院长。”果然就去了，而且真的把院长搬来了，见了李大明就说：“我来给你道歉。”林岩就害怕了，在一边不敢说话。院长挂了听诊器，仔仔细细检查起来。然后对李大明说：“你放心好了，他是没伤也没病，这里就是他的家，

我们一定把他照料好。”然后就宣布由石英照料“小救灾”。

李大明说：“既然是没事，那我们还是把他带回连队，我们人多，能照料好。”

院长笑道：“连队哪能养一个婴儿。”

李大明很认真地说：“对连队有规定不准养狗养兔养鸟，哪有规定不准养孩子。”

院长叹了口气说：“你啊，也是个孩子。你也先别走，头上的伤口处理不好，留个大伤疤，那可就影响美观了。”

李大明就坐下了，乖乖听候医生的摆弄。石英她们就去安顿“小救灾”，林岩还是很不服气，对石英说：“一说影响美观他就老实了，还美观？”

李大明没老实几分钟，就不安分了，他对医生用的乳胶手套发生了兴趣，顺手拿过来就拆了封，还对着吹气，吹得鼓鼓囊囊的。医生很生气：“这是无菌的，你一动就糟蹋了。”

不料李大明竟捏着乳胶手套的一个指头说：“哎呀，这挺像女人的奶头。”

医生被他这不合时宜的想象激怒了，喝道：“你是不是思想长毛了，放下。”

他悻悻地放下。

他的头上被绷带缠好，就戴上帽子走了。医生这才发现那只乳胶手套被剪去了小拇指，真琢磨不出这个兵要干什么。

李大明循着婴儿的啼哭声找到了“小救灾”，他一掀帐篷帘就进来了，迟红红立刻说：“谁叫你进来的，这是我们女兵住的地方。”

李大明大大咧咧的：“地震了，还分男兵女兵？都一样。”

石英大声说：“一样？好啊，我这就让外科大夫给他做了。”

李大明哪能听不懂这话，他没想到竟会有这样粗鲁的女兵，不自禁地退了几步，然后说：“厉害呀，你这话可不像是女兵说的。”

这帐篷里是很大的地铺，好几个孩子安置在这里，由女兵分工照管，我也是分给了林岩，但睡觉不挨着她，林岩说她怕我把她的

“小抗震”压了，让我睡在最边上。李大明也不问，从几个婴儿的哭声中，就分辨出了哪个是“小救灾”，直接走到了跟前，一下就找对了，还解下了腰上的军用水壶，大家一看，那水壶口上套着“奶嘴儿”。石英惊喜地赶紧过去看，说：“哎呀，挺像挺像的。”

李大明说：“用也没问题。”说着就自己含了那“奶嘴儿”做示范，林岩也转过身看，迟红红说：“谁让你自己用嘴试验了，不卫生。”又笑道：“不过你这动作也像个宝宝，好可爱啊。”李大明脸就红了。

石英说：“是不是凉水啊？”李大明就把军用水壶递上：“我刚换的热水，不信你摸。”石英瞪他一眼，拿过水壶，滴几滴在手背上，对李大明谆谆教导说：“不能太热不能太凉，试温度，就要这样做，学会了没有？”李大明就脚跟一碰，立正回答：“记住了。”石英很满意地笑，林岩不笑。我说：“‘奶嘴儿’叔叔挺好的，你跟他和好算了。”

林岩说：“我拿手术剪子把你的舌头剪了。”

迟红红说：“‘奶嘴儿’这个称号不错，就授予你了。”

他没反对，没反对就是接受了。

我表扬他说：“应该叫你小发明家。”

石英也想讨好他，就说：“我建议，还是让这个男兵来给‘小救灾’喂水。”

“奶嘴儿”叔叔受宠若惊，赶忙活动了一下胳膊，像是要抱一个很重的炮弹而先做预备动作似的。

“小救灾”一声一声很有节奏地哭，“奶嘴儿”叔叔一下手，我就看得出来，这家伙抱孩子完全是外行，他块头大，气力大，孩子在他手里像一团棉花，他也想轻点，却轻不了。迟红红说：“说你那手是铁钩子呢，要我说，你胳膊也硬得像两根铁轴。”

林岩就在一边笑了一下。

不过这话没让他生气，还说他当过四炮手，成天练装炮弹。可是“小救灾”扎在他怀里，立刻就不哭了，婴儿恰恰在这铁轴中得到安慰。石英说是角度不对，动手纠正，看到婴儿叼着奶嘴喝水喝

很好，就都陷入了一种成功的喜悦之中，迟红红笑道：“快看，这么小的嘴，怎么有这么大的劲。”石英也欣喜地说：“快看这小手，会抓呢，他怕我们给抢走。”

“奶嘴儿”叔叔看着婴儿，一点也没笑，很伤心，看他那神态，我敢断定，要不是女兵们在这儿，他准会哭。

林岩说：“他只喜欢他的‘小救灾’。”

李大明赶紧说：“好了，可以喂你的孩子了。”

林岩说：“我的孩子？”

李大明说：“你看我又说错了。”

林岩没接那水壶：“我们的‘小抗震’不和他们共用奶嘴，我自己到军医那儿去剪一个。”

那个军医发现李大明还没走，来找他算账，拿着那个被剪坏了的乳胶手套，一进来就冷言说：“有物证在，他赖不了。”

迟红红说：“小破坏分子在这儿，他跑不了。”

石英就把那个军用水壶递上去，他看了就明白了，笑着上去揪住了李大明的耳朵：“你还挺会搞破坏。”

迟红红：“你得给人家平反，你要立功赎罪，赶紧去拿几个二百五十毫升葡萄糖瓶子，洗干净，消毒，当奶瓶用。”

军医得令而去，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小巧玲珑的葡萄糖瓶子套着“奶嘴儿”，伙房把奶粉也煮好了，林岩第一个装了奶喂她的“小抗震”，这是“小抗震”出生以来第一次吃奶。

驾驶员进来催李大明，说：“该回连了，再晚了，连长收拾你。”

迟红红说：“他是伤员。”

李大明把“小救灾”递给了石英，就和驾驶员走了。

直升机又来了，投下好多小降落伞，这次飞得更低，能看到舱门前的兵，那兵还向我们招手。小降落伞落地，木箱子就摔开，每个木箱子里是两桶压缩饼干，人们都在奔跑，我没动，愣着看那直升机。

一个小男孩儿跑得满头大汗却什么也没拿到，不知为什么他捡了好多木箱板子放在那儿。他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我是部队的，他说你骗人，我说不信我带你去我们部队看看。我和他一起走过去，我喊：“林阿姨，他说我不是部队的。”林岩说：“你不是部队的是哪儿的？”我专门拿两包饼干发给这个男孩儿，还教导要省着点吃。他真羡慕我，我在他面前觉得很荣耀，可惜来了一个妇女，拍打了他身上的土，就把他领走了，我真羡慕他，他有母亲。

那天我一个人待了很久。晚上帐篷里有电灯，是小发电机在发电。我迷糊着正要入睡，突然停电了，眼前一黑，我不禁惊恐地喊叫起来，好像什么又来了，又要把人埋掉吞掉，人们以为我出了事，慌乱地跑进来，查看我身上，我浑身缩成一团仍在颤抖，有人喊：“小山子，你睁开眼啊！”

眼前亮了，我什么也不说，见陈刘氏也来了，我哇地哭出了声。林岩说：“别怕，这帐篷不怕地震，倒不了。”这晚陈刘氏一直守在我旁边。第二天我醒得很晚，不见了陈刘氏，她住的那个帐篷里也没有，我想陈刘氏一定是死了，林岩说上海医疗队来了，他们有眼科专家，陈刘氏是转院治疗，我不信，见“小抗震”还在我们帐篷里，更确定陈刘氏死了，她要是转院怎么能不带“小抗震”，她最不放心的就是“小抗震”了。

我一个人偷偷跑了出来，想的是打听上海医疗队，去看陈刘氏是不是还活着，可是一到街上，就不想打听了，不自禁地就朝我自己家的方向走。不渴不饿了，又是大白天，也不觉得害怕，就想到还有好多事情应该回家去办。到了我家的那片废墟前，我才发现这里已经被清挖过了，有一床花被子我认识，是被埋在废墟里的，现在就扔在外面，全是泥，一看到它，我全身就颤抖。好多部队的人还在这里清挖，我跑过去，就说：“我爸我妈呢？还有我奶奶。”

人们被我问蒙了，有个连长听懂了我的话，就说这里的遗体都运走掩埋了。我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好像就是他们把我家的人们弄没有了，我对那个连长又踢又打。他蹲了下来，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没有了。我停住了哭，可连长两眼泪汪汪的了，说你还

这么小。我没说话，转身跑了。我看到了老田，他在自己家那儿搭了个小棚子，藕荷也在，已经穿了件很大的衣服。这时一个兵就跑来了，说：“我们连长让追上你，说你没家了，先到我们连队去。”我说：“不去。”那个兵问：“那你吃饭睡觉呢？”我说：“我现在就是部队的人。”老田跟那个兵说了我的情况，还说：“他现在就在部队医院里住。”那个兵就明白了，不过他很认真地说：“那你可就是小卫生员了。”我很爱听他说话。

临走他问我叫什么，说人没带回去，就把名字带回去，以便向连长汇报。老田说：“他叫小山子，是我们矿长的儿子，可惜一大家子人，就剩这一根苗。”

我还是得回医院去，那个藕荷突然开口说话了：“你别走。”

老田很惊讶：“我的天，你总算说话了。”

我说：“我是请假出来的，得按时归队，我们纪律可严了。”

藕荷很生气：“你滚。”

我有气无力地往回走，原先挺宽的路，被两边倒塌的房屋占去了很多，有一辆卡车停在路边，车顶上有好几个喇叭，朝着不同的方向，正在不停地广播，车上有两个当兵的。我知道这就是师部的宣传车，和师医院在一个院，老是能见着这辆挂着横幅的车。我觉得走不动了，就从后面爬上了那辆车，跟车上的兵说想搭他们的车回师医院。那个兵说：“我们的车不回去，谁叫你上来的？下去。”

我很不高兴，跳下车来，顺手捡起一块合适的瓦块朝车上扔，车上喊：“抓住他。”我撒腿就跑，不在路上跑，路上他们的汽车比我跑得快，我是上了废墟，汽车上不了废墟，回头看，那个兵没追来。

这时我看出来了，往前不远就是多多的家，多多和我是同学。多多的爷爷以前是弹钢琴的，家里就有钢琴，那次她的爷爷挨批斗以后就给带走了，她的妈妈是唱歌的，被送到了乡下，临走时把多多托给了我妈妈，我妈妈把多多抱回来，在我们家住了好多天。有一次她爸爸回来了，把那么多人叫了去，当着大家他自己动手把那架钢琴砸碎了，宣布造反了，然后就参加了宣传队，他会用手风琴